

艺苑

片羽

怀念钱绍武师伯

| 董晓文 |

钱绍武伯伯是梁溪画派代表性画家秦古柳先生的大弟子。他曾告诉我,他拜秦古柳先生为师,是按传统礼数办的,叩头敬茶一样不少。他是我伯父董欣宾、姑父浦炯的同门师兄,因此我小时候就记住了他的大名。当时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,全国城市雕塑协会会长。

钱绍武伯伯是惠山区阳山人,祖上甚有家业,按他自己说,他家的田地从阳山一直延伸到藕塘山边。父母亲在他年少时十分注重对他的培养,听说无锡城里有个十分有名望的先生秦古柳,便托人介绍,让他成了秦古柳先生的入室弟子,向秦先生学习诗文和书画。经过几年的学习,秦先生便鼓励绍武伯伯外出求学深造。

绍武伯伯经过选择,决意报考北平国立艺专。当时北平国立艺专只招高中毕业生,绍武伯伯没有高中正式毕业,怎么办?他灵机一动,自己画一张毕业证书去试试,结果他手绘的高中毕业证书,竟蒙过了许多老师的法眼,他被北平国立艺专录取了。当时艺专校长徐悲鸿先生与秦古柳先生等无锡籍画家交往很多,因此他对青年才俊钱绍武十分器重厚爱,建国后不久就推荐他去苏联列宾美院公派深造。

列宾美院位于圣彼得堡涅瓦河畔,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世界名校,学生中诞生了数不清的艺术家。绍武伯伯在那里学习十分刻苦用功,按他自己说,人家一天画三五个小时了不得了,而他常常一天画十几个小时。节假日有空,他还会去冬宫博物馆观看藏品。冬宫博物馆是与法国卢浮宫、英国大英博物馆齐名的博物馆,里面珍藏着许多世界各地著名画家的作品。通过几年的努力,绍武伯伯在列宾美院打下扎实的基本功,归国后便留在中央美院任教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,他的素描和雕塑在全国有着崇高的地位,是屈指可数几个领军人物之一。尤其是他书法功底深厚,用毛笔勾线画的人体线描,十分独特,至今无人超越,可谓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!

我和绍武伯伯的交往始于1987年春天,一天师叔王良人告诉我,绍武伯伯来无锡了,住在原无锡县二招,第二天上午就要回北京。我当即决定第二天一早去拜访绍武伯伯。到了二招,绍武伯伯行李已打好,良人师叔把我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,绍武伯伯笑眯眯地看着我,那慈祥的音容笑貌,至今让我不能忘怀。他叫手下把行李重新打开,取出毛笔等,迅速为我写了一幅书房对联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,并署了上款称我为贤侄。如此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家,与我素无交往,居然临上火车,再解开行李,为我写一副对联,如此大度的做人处事方式,对我后来人生来说始终是个激励,也是我终生的楷模和榜样。

1988年,王金荣先生经我伯父推荐到中央美院钱绍武工作室学习雕塑,在北京我跟着王金荣先生去了钱绍武工作室,看他们上素描课。一位漂亮的姑娘裸体斜躺在工作台上,给师生们做模特儿,绍武伯伯走上去,让模特不断调整,让她摆到位,我当时还是个小伙子,没有接触过男女之事,难为情得夺门而逃。后来我才知道老师是要让模特摆到最佳位置,才利于学生临摹创作,绝非是好色下流之举。

1998年春,绍武伯伯来无锡参加博物院举办的秦古柳遗作展,结束后又去

钱松岳故居观看他师弟窦浩琪画展,我全程陪同。观展结束后,我跟他商量,我朋友想请他写点字,可以支付一点润笔费。绍武伯伯笑盈盈地对我说:“好的,我可以留点私房钱买笔墨砚纸了。”他给企业家朋友写了几张字后,又笑嘻嘻地对我说,我帮你多写几张,你可以去送送朋友,就这样,又帮我写了三张斗方书法。

过后不久,我因工作上的事情去北京找他,他在中央美院工作室接待了我们,那时他正在潜心创作老友黄胄的雕像,黄胄是他多年的老朋友,他给我们介绍,黄胄雕像是他创作李大钊雕像后的又一得意之作。旁边桌上放了几十张他近日创作的毛笔线描人物裸体像,他介绍画面那是个俄罗斯少女模特儿,特别漂亮入画,他要送我一一张,让我自己选,我没有要,而是请他为我同去的同事写一张书法。这次我给他带去了几支毛笔,他拿着毛笔笑呵呵地对我说:“你哪来好毛笔,我这里都有的,你千万不要客气。”他当即拆开了一支试写起来,结果他高兴地说:“这个毛笔蛮好的,你哪里去弄到的?”我告诉他是请朋友定制的。我那位同事高兴地得到了绍武伯伯的书法作品,至今还珍藏着,并常常引以为豪!

2002年正月半,我请绍武伯伯及其师兄弟刘达江、王良人、袁清霓等在南禅寺附近的咸亨酒店吃正月半元宵夜饭,那时他已得悉我欣宾伯父癌症转移的消息,在饭桌上几次对我说,“希望欣宾能挺过去,慢慢好起来。”最近几年,绍武伯伯有时会出现记忆障碍,他看到我及无锡师兄弟经常会问:“欣宾现在咋样?”可见他和欣宾伯父师兄弟情谊至深!

绍武伯伯平时一天到晚笑哈哈,平易近人,心胸豁达,不摆架子。无锡籍艺术家举办展览等活动,他常常不顾年事已高,能出席捧场的,尽量捧场支持。我与他一起参加的活动,有董欣宾炎黄艺术馆遗作展,王忍之苏伽美术馆书法作品展,周怀民湖滨饭店学术研讨会等,每次活动他都讲话发言,抬举和褒扬他人,体现了他宽广的胸怀和睿智的修为。

2013年冬天,他回无锡住在惠山区,我得知后便与陈瑞农先生相约一起去拜访他,并带去了十多张书法作品,请求他给予指点。尽管现在看来我那些作品极不成熟,但绍武伯伯认真看完了我的每幅作品后,十分高兴,褒扬我说:“功夫扎实,不俗,质朴沉着又有清灵之气。”我当即向他汇报,准备去江苏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的设想,他说很好,无锡艺术家应该多走出去交流学习。我提出能否帮我写个展标,他满口答应,过了几天他帮我写了“董晓书法展”展标,让瑞农兄转达给我,字写得十分精彩。

去年下半年他接受了一项光荣的政治创作任务,这个任务也体现了上级部门对他学术的充分肯定,他热情愉快地接受了该项任务,在创过程中亲力亲为,一丝不苟,秉持了他一贯严谨的艺术作风,最后取得了极大成功。去年年底,由于年事已高,他的身体渐渐地不如从前硬朗了,我在京期间,多次通过亲朋好友问到绍武伯伯身体,只是一时无法脱身去探望他。四月份,我胞弟和良人师叔一起去苏州探望过他,他们告诉我绍武伯伯身体还可以,我也就去忙别的事了。突然惊悉绍武伯伯驾鹤仙去,我心里无比悲伤,几十年的点点滴滴,历历在目,遂作此文,以示思念。愿我尊敬的绍武伯伯一路走好!

菜园里吹来微微的风

| 陆国忠 文 |

菜园不大,也不远,约80平方米,就在住屋旁。

这是我用洋镐铁锹,一身身臭汗开挖出来的。农民的儿子,内心里有一大片田野,开辟了一片菜地,留住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水土。

好友对我说:告别了一个过去,苍天就会奖励你一个的开始。大概是指退休这个时间节点吧?

悠闲的生活,自由得如诗一般。吃想吃的饭,见想见的人,看喜欢的风景,做可以做的事,简单而又快乐。土地不负勤劳的人,播下了种子,收获了一片盎然碧绿。随便什么时候,信步走进菜园,无偿地大口大口呼吸清新空气,观赏蔬菜呈现出来的伟岸和活力。想些什么或什么也不想,一心一意感受那菜园里的勃勃生机,享受菜园里吹来微微的风。

午饭时,有时我会盛一碗饭,饭上夹些菜,到菜园里串门。一边沐浴着阳光,一边细细咀嚼食物,和着那一片葱绿和惬意下咽。饭菜吃完了,我总觉得碗里不是空的,仍然装满了阳光和温暖,还有那很难找到的蓝色天地。

夜晚,有时我亦会一个人痴痴地走到菜园里,去看那伸展的叶子,怯生生地在四周搜集着露水和月光,还有一闪一闪的萤火虫,不知道为了谁而发光。还去听听阵阵蛙声,那呱呱叫声中透出丝丝温柔和缠绵。再顺手收拾掉好吃懒做慢慢爬行的蜗牛。

菜园里不仅供给我清新的空气,还让我欣赏到鸟儿们悦耳的鸣叫,虫儿们的合唱。这鸣叫,这合唱,从唐朝,从宋代,早就唱入了诗,吟进了词,融入了

人类文化数千年,成了流传千古的风雅颂。呵呵!聆听,鼓掌,都是我一个人,那是属于我的免费专场。

我们不知道泥土也有它的幽默和活泼,还兼有使命。天高云淡,阳光普照,泥土会不动声色采集来自光的元素,不停地充值自身。下雨了,泥土会敞开绵柔的胸怀,储蓄着水分,然后源源不断地供植物吸吮。雨下得不算大的时候,我会撑把伞,走进雨中,踏足菜地,看雨打青菜,那摇摆的绿色裙裤,溅起一片飞雾。高高的玉米秆,在风雨中晃晃悠悠,潇洒地甩着金黄色的头发。哦,还有那胆肥的,竟然在风雨中点燃火焰,那是辣椒。

雨中归来,我发现泥土也有它的脾气,也有坏毛病。它会缠着你、粘着你,贴着你的脚步来参观你的住处,来探查你的家人。它要跟你沾亲带故。它在雨中呵呵笑着,我们听不见,它却说:有风声,流水声,还应该有点欢笑声,有情怀的人享受风和雨。

世上有无数种等待,最舒畅的一种叫来日可期。播种后的等待是收获。菜园是小小王国,严格遵循着等价交换的法则,付出和收获成正比。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,才能等来最好的成绩单。

很多时候,你以为的平淡乏味,恰恰是他人艳羡的岁月静好。好生活一定有自己的节奏。冬尽春来,小小菜园,成了乐观和忘却的一剂良药。在菜园里走一走,散散步,把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,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逐一删除,留下更大的空间,储存下每一天的快乐!



果子成熟时

插画 马叙